

石
鹿
移
月
記

中华書局印行

石麟移月記

第一章

將軍亞達爾語白雷曰。我初以爾不來矣。今茲能來。余心滋適。白雷曰。鄙意亦甚欲面將軍。唯行蹇。相距可十咪。不卽至。已而失道。千旋百轉。始至於此。將軍曰。僅一刻。將飯矣。今予爾以五分鐘休息。惟今日飯時。較往日少促。飯後將赴演唱會聆雅音耳。將軍語後。入更衣之室。白雷亦起拂塵服盥漱。侍將軍晚餐。且明日村莊中學校演唱。身爲樂人。須先期爲備。至校中試演。二十分鐘後。衆已大集。萬聲雜動。歡笑之聲四徹。先至者見白雷。爭集問訊。白雷曰。吾初不期能至此。與諸君同飯也。女士利蓮者。將軍愛女也。言曰。君至良佳。不爾。會中將少。一重要人物。復有一女士。言曰。白雷君果不至者。此會如何能舉。白雷曰。卽無我。寧無替人。利蓮曰。君果不來。替人亦大難覓。白雷曰。將軍之命。烏能不來。將軍夫人曰。他博欲預會。當以人取券於彼中。

明日尼古亦來。此券特留以與之。白雷此時方與利蓮坐談。白雷覺利蓮容色沈滯。如有所思。少頃立平卽語白雷曰。白雷先生試告我。胡以迷路久不至其初座人咸無言。一聞利蓮語。則爭視白雷。請道其所以。白雷曰。所遇甚奇。吾方自家出行。路至四分之三矣。計程至時。特四鐘餘。尋至露興。膳車壞。以三刻鐘之久修治始竣。復行。遂左嚮而誤來徑。所見乃非熟路。均前此所未歷者。幽闌無人居。將軍曰。是必誤走。可老夫後矣。果荒寒。且攀。確難行。入此往往迷其所嚮。白雷曰。然路遇一村夫。問途亦不了了。因之愈難。信車前趣似入廣漠之野。四望蕭然。固知去此非遙。而終不至。將軍曰。獵者入林。亦往往如此。白雷曰。吾尙有伙伴落白忒爲御。彼威魯司人亦曰。爲御。半生初未經此幽悄之地。東西南北之轍。旣棼。惟有縱馬所之。隨其何適。至此。遂入異境矣。語至此。少止。於是座人大譴曰。趣言所遇。白雷躊躇久之。尙不卽發。少頃。言曰。吾居車中。甚焦悚。迨一轉至一小山之下。山上樹木槎枒。樹中有一土垣瓦。之。將軍曰。是必爲加白威魯家矣。白雷曰。吾旣得人家。意可問路。移時。車至門外矣。

將軍聞言大笑。白雷曰：此時吾出表視之爲時過晚甚。慮其不至。於是大窘。卽下車赴其門。將軍曰：門扁乎？白雷曰：未也。一推卽入。將軍曰：汝能推而入耶？白雷曰：開也。闔然遽入其中。一名園也。雜花生樹。知有人居。且小樹如薺。吾索徑自入。草沒及脰。荒久無人矣。將軍曰：是奚足奇？白雷曰：凡人在迷路無主時。何事不可爲者？於是四嚮尋覓。必欲得一人問之。忽從樹洞中轉出一處。隱隱見燈光。吾卽向燈而趨。至時復得一小園。亦久廢不治。吾踐細莎而行。見一敝窗。或卽加白威魯家也。將軍曰：然。白雷曰：將軍能否見示？居是者爲何人？將軍曰：卡得也。將軍述此名時。頗吞吐如有所梗。白雷曰：是爲將軍友乎？將軍曰：乃未謀面。汝何爲問及？白雷曰：果卡得非聾也。亦決爲守錢之虜。白雷語時。衆皆無聲。白雷覺其有異。又防失言。卽曰：諸君幸勿罪也。我此語非敢毀謔尊鄰。然吾仍須一一白之。此時已上燈。園中半黑。吾卽奔至燈窗之外。自外內窺。屋中實未燈。而燈光別在一屋。寘燈几上。其旁默坐一人。作觀書狀。以背外嚮。吾卽覓門而入。力引其鈴。鈴啞無聲。遂以指叩扉。屢叩亦無應。門乃嚴扃。

排之亦弗入。吾乃退視此屋。屋沈沈如地獄。吾固見其中有人。果舍此而出。中心滋
歉。乃復至窗下內觀。卽以指彈窗。自外問路。玻瓈聲動。久之而事乃大奇。語至此。白
雷引杯自飲。大眾聞言。爭以爲異。趣其速言。利蓮趣之尤力。將軍夫人止之曰。勿噪。
噪俟白雷少飲。進饌方能津津而道。夫人言雖如此。而中心亦至欲快聆其事。白雷
旣以奇語激動大眾。復曰。下此亦無他奇。數語可畢。衆曰。卽無奇。亦須畢其說。白雷
曰。吾至崗下時。其人仍背面而坐。几上書數卷。雜以報紙。堅坐不少動。弗類生人。乃
同木偶。吾頗踧踖。復敲玻璃。冀此人聞之而仍若無聞。吾怒。卽大敲不已。計彼非死
人。必能起應。顧余累敲。仍如未聞。吾則力撼其崗。且擊其柱。跳躍大呼。其人仍蠢蠢。
清寂無人。場上藤蘿都滿是久荒不治之園林。自忖一生。此爲奇遇矣。且此人決爲
看書。亦決非作書不然。胡久兀坐吾此時。仍大呼不已。且痛擊其壁。亦不計無理之
取鬧。旣而無可問途。遂喪然自出。然心中深以爲怪。此時荒園殘狀。尙一一鐫我腦。

中既出時復回頭內觀則屋中洞黑似燈滅矣座中有一人言曰汝終未知其人之究竟耶白雷曰烏知之吾卽以手前嚮捫索出此樹洞繞及門外吾御者落白忒方與村人問路此村人言去此可半咪匆匆登車幸與諸君相見誠怪事也

第二章

語竟後初無一人發言爭自稱異白雷自度何以此事一述諸口至使座人疑訝卽傳者聞言亦頗怪駭白雷曰以我思之此事滋怪此人胡爲不答卽爲守財虜見吾咆勃勢亦不能不怒想彼一出卽當揮拳肆毆在理亦不爲過此時將軍及夫人彼此互視後始言曰汝嘗知卡得之爲人生而多怪白雷曰吾亦云然不爾胡聾瞶堅忍至此將軍曰此人足不窺戶亦不面人於茲久矣白雷曰年鬢非高胡乃高遜將軍曰實非老僅三十許耳夫人曰將軍應告白雷以怪特之狀近聞人言前十二年與人決鬪而敗敗後卽扃戶不出利蓮曰竟無一人見其聲容耶將軍曰吾居此九年果無一人言曾見卡得者爲卡得旣不出此牆垣之外亦不許遊人闌入大門久

局。加以鎖練。故吾聞白雷言。大門虛掩。頗以爲疑。白雷曰。門固不扃。今聞將軍言。則大慰果。此人一出。吾決無幸矣。將軍曰。此正不敢言。第吾得諸傳聞。果此人突出。則汝必得奇辱。辱汝正所以及我。想彼所居。加白威魯之名園。旣不修治。聽其荒穢滋可憐也。彼無過從之人。任彼姹紫嫣紅。都無人管矣。座中復有一女士。言曰。凡人不應爲區區一女。終身屏居。使佳勝之園林。不加整治。委諸榛蕪。白雷曰。是必有爭婚之人。與之爲敵。夫人曰。然。人言卡得。昔與其仇比劍。白雷曰。因妬而隱。令人欲笑似此怪狀。一人獨居。孰爲治二餐者。語未竟。將軍曰。爾在園跳叫時。曾另見一人耶。白雷曰。無之。但卡得一人。凝坐耳。夫人曰。卡得雖獨居侍者。尙有老蒼頭。此蒼頭名拉巴。得尙挾一妻。今其妻物故已三十年矣。白雷曰。偌大園林。但司一老僕。能治飯耶。語至此。將軍侍者適立將軍座後。卽進言曰。奴子聞拉巴得在禮拜。二日以車出購物。忽爾中危病。仆於車下。昇至醫院。今日逝矣。將軍迴顧侍者曰。汝言確邪。侍者曰。聞諸負販之人。夫人曰。蒼頭死。卡得一人。更增淒楚矣。侍者曰。主母奴子。尙未聞有。

人承拉巴得之乏白雷曰彼間似非人境夫人曰卡得孤高如此孰則憐之將軍曰白雷聞之乎汝在園中所見者決爲卡得必無他人衆中忽有人言曰一人能自生邪復有一人曰此事滋怪一人園居決無其事又有第三人曰如此荒曠之地法宜聯絡親鄰今卡得獨居若將終古茲事吾滋未信卽有女郎名莎毛司者爲牧師之女言曰前此卡得未高隱時曾有人見之頗風雅宜人乃不測其中蓄此怪癖復有學生名馬徹者亦曰然吾亦頗聞其名惟其人溺於情愛幾喪其生莎毛司曰傷哉是人語次頗挾譏訕復顧馬徹曰縱有愛情今屏居幾二十年萬念不煥冷邪利蓮曰或且傷心過甚或且出而近人彼寬閒寂寞之濱胡能久居莎毛司曰卡得所居想其完好時亦未見其佳夫人曰此人爲一女之故並社會而絕之生趣都捐尙有何樂吾輩果當冬季苟無親賓過往則蕭寥不可耐矧園居冷灑又奚以堪馬徹曰吾決不移時此人必出復有一客言曰此人爲女所棄傷心已深果爲明理之人則舍此取彼亦復何礙天下美婦人多矣何必是果再得玉人修治園居裙屐文酒

且無虛日。胡快快絕人而處。將軍曰。此言良然。吾輩方歡樂未央。乃蟲此一人於其間。寧非美玉之玷。白雷曰。荒涼之區。一見令人愴喟。利蓮曰。吾亦見此殘狀。尙有甚於君所見者。彼通車之門。其上有兩石麟。苔鏽滿其身矣。白雷先生亦見之乎。將軍曰。必未見。麟身既爲苔駁。又綠陰掩之。果石麟能言者。必曰。令人悶殺。莎毛司曰。彼二麟所嚮。正對威司荷德大路行路。及此必見石麟。今此二麟成爲紀念碑矣。又有一人曰。吾恨不能招之使出。與吾輩往來爲樂。夫人曰。尙何人能與之面前。四年頗有人欲延致之。乃千呼萬喚。終不出此大門半步。利蓮曰。吾意今夕赴學校演唱歸途。卽其窗下奏樂。以挑動彼人間之思想。利蓮一言。衆皆贊同。夫人曰。勿太多事。馬徹曰。必如此。彼清寂可憐。當勾取而出之。將軍曰。君輩年少。更事不多。此孤零之人。多異想奇情。非人所測。君輩冒昧。將得奇辱。彼屏居久。卽有佳音。亦焉能動。利蓮曰。吾黨果卽彼間奏樂。彼能縱檜相報乎。將軍曰。如此怪人。安知其不爲無情之舉。動莎毛司曰。必不至此。彼雖高隱。固上等人也。安忍學野蠻之舉。動白雷曰。吾固見其

人決非無教者。吾輩在彼同奏樂。得面其人。作數語足矣。外此何求。利蓮曰。姑試之。樂動人心於彼。不爲無益。莎毛司曰。得彼人出而接洽於社會之義。亦合人固不能離羣而索居也。語至此。有人曰。大門久扃。何從得入。白雷曰。吾適出其門。門尚未關。馬徹曰。此間有路。直通彼中。此路固無人能知。吾遵是道。即可往入園中。不趨大門。將軍曰。君輩慎之。老夫決不同行。譬如爲彼所辱。老夫決不之聞。亦不能援以理言。之聽此野獸窟居。勿驚擾之可也。今茲時至矣。衆可同趣學堂。鐘近八點矣。

第三章

奏樂者既至學校演唱後。至十句鐘。將歸公府。歸路必經卡得門外。白雷曰。今將過佳白威魯衆。亦欲面卡得乎。利蓮曰。可。吾輩奏樂後。彼果有問者。則言送券延之入場。莎毛司曰。彼決不聽雅音。且將斥我。利蓮曰。吾意在引獸出窟。彼卽不加禮。吾則對以迷路。白雷以目視利蓮。在燈光中容色煥發。意卡得色界中人。決不能辱及麗姝。利蓮與同行之意利司及摩雷路言曰。二君亦宜從我。君且識路尤佳。白雷曰。此

行。或。得。趣。或。不。得。趣。正。復。難。言。莎。毛。司。曰。卡。得。決。爲。守。錢。之。虜。決。不。樂。外。人。之。羼。入。
白。雷。曰。否。吾。適。見。其。背。面。之。容。似。非。慳。嗇。特。有。奇。癖。耳。莎。毛。司。曰。何。從。見。其。奇。癖。白。
雷。曰。言。不。能。詳。但。覺。所。遇。者。甚。奇。君。輩。試。思。吾。敲。窗。極。厲。顧。如。弗。聞。夫。以。一。人。屏。居。
卽。不。見。人。一。聞。此。暴。厲。之。行。爲。勢。須。起。視。莎。毛。司。曰。如。君。事。果。怪。特。也。白。雷。曰。凡。人。
果。有。知。覺。決。必。一。動。今。不。動。而。兀。然。吾。決。其。一。無。知。覺。或。且。芙蓉。癮。上。不。能。自。堪。知。
覺。因。之。而。泯。莎。毛。司。曰。然。白。雷。曰。尙。有一。事。令。人。難。解。吾。一。迴。顧。而。燈。光。立。滅。想。此。
人。決。未。行。尙。坐。而。吹。燈。莎。毛。司。曰。否。君。言。臨。行。燈。滅。安。知。其。誤。視。他。處。白。雷。曰。吾。思。
彼。中。尙。有。一。人。然。而。侍。者。告。言。老。蒼。頭。已。死。胡。尙。有。人。同。處。莎。毛。司。曰。決。無。第二。人。
白。雷。曰。此。事。尙。非。難。解。其。人。既。視。財。如。命。外。間。跳。躍。初。不。一。顧。其。滅。燈。者。趣。吾。行。也。
莎。毛。司。曰。終。當。決。之。白。雷。曰。吾。尙。有。疑。今。夕。不。宜。與。女。郎。同。行。果。爲。所。辱。寧。非。吾。一。
人。之。罪。莎。毛。司。曰。彼。卽。咆。哮。亦。不。能。辱。及。閨。人。白。雷。曰。此。行。往。攬。幽。人。自。問。亦。殊。抱。
歎。人。人。固。有。自。由。之。權。吾。侵。而。奪。之。似。屬。非。理。莎。毛。司。曰。游。戲。之。事。安。能。言。理。此。時。

且行且說。而前導之人已停趾。利蓮謂白雷曰。若不見大門上石麟耶。至矣。時新月甫吐射光。樹間果見石麟之首。門外有甬道。而荒悄之象。令人森然動容。利蓮謂白雷曰。如此芳園。聽之蕪蔓。主人真足恥也。白雷曰。人人代爲惋惜。不惟爾我。馬徵曰。胡從得入此門。利蓮曰。勿進大門。防爲卡得所見。我但得能以僻處入。令其不備。時門尙未闔。衆隱樹陰而前去。所居窗外可五十碼。衆止爭出樂器。在萬籟無聲中。待一人發令。衆樂齊奏。此時令尙未發。衆已爭集窗下。見屋宇突兀如怒。諸人無因。至前者。一人旣發令。衆樂一時同奏。地旣幽沈。忽聞樂音。宿鳥皆驚飛。而夜噪鳥聲。與樂聲相雜。喧鬧極矣。屋中淒寂如無人。樂屢易韻。歷歷而奏。可一小時。屋中仍寂然。如初。至時莎毛司曰。怪哉是人。終當以法誘致之。利蓮曰。吾曾與人賭。果能售去一票者。可贏得一手套。今久久不出。吾不其負乎。馬徵曰。今且不奏樂。可卽其屋之前後探取消息。衆聞言。卽四覓門戶。幸借月光。目尙了了。細審此屋坍塌之狀。令人似不信。其中之有居人。中有一人言曰。此人似有成心。令此屋傾頽。用爲得意。試觀窗

外已上碧苔。初不汎埽。利蓮謂白雷曰。階上生草似久無人行。想其人並不出闕外。防一出傷其草根矣。忽又曰。此門似開。胡不同入。白雷曰。勿前。利蓮曰。必得主人。此局方有收場。吾必欲售一券。白雷曰。何可孟浪。利蓮曰。是中似無人居。吾入一見。卡得。必語以留心門戶。方不被盜。彼聞言或信我果非盜也。利蓮之意已決。白雷亦不能峻阻。利蓮此夕興致之烈。大異尋常。白雷疑其有惱心之事故。一往無前。利蓮直款其扉。白雷躡步隨之。屋既無燈。進退維谷。暗中捫索。似有迴廊曲折之狀。二人既徐徐而前。一步輒傾耳側聽。有無居人。利蓮曰。此屋決無人果有者。胡不扃其戶。且門栓多半腐矣。既而曰。廊盡矣。白雷曰。試出取燈照之。利蓮曰。可。白雷卽往囊中出火柴數之。但餘二根。劃之發光四照。中爲敞廳。其上四懸照片。似訴無人照料之狀。幾發吻欲鳴其寂寞者。近牆多木榻。均古式。然亦傾仆不整。二人不敢前。近牆而立。白雷曰。荒涼極矣。利蓮曰。然。時火柴旣燼。旁鬚尙見一門。遂相將而入。屋仍洞黑。白雷復劃取燈。則仍爲四方形之廣廳。其中帳幕俱存。及獵獸之械。與虎皮鹿角。均鏽

蝕蠶腐不。堪屬目。火光復滅。二人癡立不知所往。且四無人聲。如荒墟焉。白雷徐曰。
利蓮女士此來輸一手套矣。此屋決無人。卡得已行。遂空其屋。今且趣出。防外間人。
久伺。二人方欲出時。仍前其手。四捫而索路。旋得一門。疑此門是否來時之路。而門。
已立開似入。一巨櫨之間。白雷趣近利蓮。曰。門固在此。白雷聞已得門。卽循聲從利。
蓮行以爲已得歸路。白雷心疑。利蓮已出。乃反闔其門。自至遊廊之下。實則利蓮所。
得之門。別爲一門。旣入此門。卽見燈光。利蓮以爲月光射入也。卽而視之。果燈而非。
月。燈在彼屋。射光是間。利蓮私計。將趣就此燈光耶。或返身而出。旣而又思。吾固與。
人決勝。果得卡得售與一券。在我已占勝。著時已見燈。卽亦無懼。徑入面卡得。亦。
不計其見辱與否。於是縱步向此燈室而進。室固然燈。亦無一人。心念此屋必爲白。
雷所前矚者。燈在書存報紙。亦縱橫於案上。更前有一舊幔。下垂不審。幔中有無人。
在而百葉之窗。仍嚴閉其間。加以厚幕。此屋燈光。遂不外射。四週皆書箱而家具凌。
雜無次。利蓮至此。不知所主。以狀觀之。其中必有人居。且火鑪中炭火尙然。人又安。

在忽爾自急。身爲息女。胡爲冒入人家私室之中。又悔白雷失路。子身至此大干禮防。卽欲郤步而出。而又躊躇。欲竟其所見。然獨立此沈陰無人之屋。毛髮復爲飛立。正前郤間。忽見書櫈中有人推門而入。實非書櫈蓋僞。以書櫈爲門式也。

第四章

於是主客相見。主人卽卡得也。年約三十五六以上。貌亦端嚴靜雅。凜然似不可犯。二目作黑色。射光及於利蓮之身。而利蓮亦亢不之懼。固知非禮。然尙能言。卽曰。此來殊冒昧。竟入先生臥室。唯乍入時。屋中洞黑。故趨燈光至此。卡得張目視利蓮曰。女士必爲外間奏樂者。利蓮聞言。而媿。卽曰。無故犯君隱居。中心滋形。踧踏。卡得曰。諸君何故光賁荒寒之區。奏此雅樂。利蓮曰。吾輩明夕在學校中爲演唱之會。冒進芳園。乞君市我一券。俾明日入場。語時。卽出一封。中貯入場之券。卡得二目仍注利蓮。利蓮亦覺輔頰絳如玫瑰。益增其艷。卡得笑曰。君輩奏此雅樂。卽爲售券來乎。利蓮自知唐突。卽媿謝曰。此來殊不恭。乞先生恕。吾唐突。卡得曰。吾焉能惱此雅音。且

久不入吾耳矣。利蓮曰：明日可否與會？利蓮細審此人，心滋不悅。卽亦莫知其所以然。卡得二目灼灼，注視利蓮之面，未嘗他瞬。利蓮頗怒，既出券後，卡得取視，言曰：必買此券，至於與會，則尙未決。旣審價目，卽出錢授利蓮。厥狀甚恭。利蓮曰：謝先生見愛，敢問先生大名。卽爲卡得乎？卡得笑曰：無第二人也。利蓮遂不再詢，然亦不能遽行。卽曰：今日聞君家老管遽逝，甚爲君家惜之。卡得聞言，愕然曰：此事聞諸何人？利蓮曰：吾第中奴子稟白吾翁，謂道中見君家蒼頭蒙重疾矣。卡得曰：天下噩耗傳聞，至易。忽又問曰：女士尙未示我姓字，何爲屈尊至此？女一一告之。卡得曰：女士卽不言，吾仍早知爲是。名顧久隱，不出外間，事漠然一無聞知。女卽告辭曰：願先生明夕必惠臨，破此高隱之例。卡得曰：諾。果明日如約者，亦爲吾生之榮。女疑是言近俳心，頗疑駭。正於此時，有人在外呼己，則白雷挾數人入室矣。利蓮尙堅約明夕相見，今日擾君清況，心至弗寧。唯自學校歸，迷途至此。其初以爲室曠無人，故恣我所如。實則開罪夥矣。女且言而白雷已力催不已。女亢聲答之，女方欲行，而卡得當戶不能

出。且。曰。吾當以火送女士。出此門。語後。卽擰案上之燈。送女。女甫出。而遊侶已駢立戶外。卡得曰。苟不得火。胡由能出。女笑曰。然。卡得曰。女士來時。必自西入。彼間吾未加鑰。卡得此時。初不管外人之人數。但二目注射女身。謂曰。來時尙遇他人乎。女曰。未也。行近門次。女謂諸人曰。卡得先生。已市一券。允我明日赴會。卡得亦與衆相見。衆皆驚訝。爭道寒溫。卡得曰。倉卒主人不能具禮。且老僕新喪。無人治具。抱歉至矣。復舉燈引衆至門外。過遊廊。白雷視來時。顛仆之榻。似已有人扶起。而地上置一轆轤。心中疑惑。乃不知此一物後來乃至。有關係也。

第五章

衆旣出戶。爭問利蓮。何由得此隱士。利蓮一一奉白。謂市券時。甚忼慨。無吝色。吾思今日。必得手。套莎毛司曰。以我所思。與向所期者。似不同。此人衣著及語言。萬非久閉不見人者。中有一女。言曰。白雷先生。適所見。卽是人乎。白雷曰。來時。自窗外內窺。但見其背面容。初未之覩焉。能見背。卽知其面。吾固無是相人之能。然以吾思之。殊